

流犯餘生記

二十一年一月初版

流犯餘生記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Dry Guillotine by René Belbenoit
Translated by Huang Chia-yin

原著者 貝朋諾

翻譯者 黃嘉音

發行人 黃嘉音

發行所 西風社

上海(23)膠州路一八六號
電話 三九五七八

876.578
6070/1:3

犯 餘 生

軍的長官說：『我決不
安那是世界文明的污點。我們要給這些逃犯吃，給他們住，給他們一隻較好的船，讓他們有繼續逃亡的機
會！』

在一個舒適的大房間裏，這六個逃犯用一種令人憫然的勉強慘笑來招呼我們。六人中五個是身軀高大
孔武有力的人，好像是拳擊家，加拿大的伐木者，或者法國的外籍志願軍那一類的人。他們是有粗獷的力
氣，過粗野的生活，有粗魯思想的人。可是第六個却正相反，身材奇小，身長不及五呎，瘦極，體重不到
九十磅。可是他的眼中閃閃有光。我後來才曉得，這個人在獄島上度了十五年半生不死的生活，曾經逃亡
四次，結果都失敗了，現在正在以必死的決心，作他第五次亡命的嘗試。

他身畔祇帶一件東西，一紮用油布裹着的重三十磅的稿子，用細密的字跡詳細記錄獄島中十五年的生
活；這是一部犯刑罰的最驚人的傳記。

我讀了幾章以後，就開始和他談話。我想知道一點他早年的身世。他名叫雷尼·貝朋諾，以一八九九
年四月四日誕生在法國的巴黎。當他年才二十一歲的時候，就被解押到南美洲的法屬流犯殖民地去度長期
的流戌生活了。可是他完全不像一個想像中的流犯。我就一步步地追溯他的身世，他的兒童時代，我想找
出他墮落的癥結所在。

Vertical handwritten notes on the right margin,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'對' and '133'.

有些小孩長成爲成功的人，有些小孩却失敗了。這是爲甚麼呢？據雷尼·貝朋諾告訴我，他的父親是一個好人，一個很好的人。他父親經過了多年的努力，終於爭得了巴黎奧良間特快車總稽查的地位。他對於他這個職位，覺得非常得意。公司屢次調升他做總監督，他因爲愛好車上生活，加以謝絕。他結婚得很遲。當小雷尼出世才三個月的时候，這年輕的母親，因爲覺得丈夫不長進，不肯接受公司的擢升，於是就離開丈夫和孩子，到俄國皇族的家裏去做家庭教師了。

雷尼·貝朋諾的父親每星期有四天在火車上，他把小雷尼交托給在車站旁開小飯館的祖父照管。一直到十二歲，雷尼還是一個循規蹈矩的法國小孩。他上學，他用功讀書，常名列前茅。不幸當他十二歲的時候，他的祖母和祖父突然先後在五天內相繼逝世了。從此這生長中的小孩，每星期有四天沒有家長的管束。直到後來有一個叔父搬到巴黎來住，並且榮任了著名夜總會死老鼠咖啡館的經理，他才和這個叔父同住在这个咖啡館上的公寓裏。死老鼠咖啡館是花枝招展的女演員和妓女薈萃之所，位於巴黎花天酒地的中心區。巴黎美后每天上都上這夜總會去。歐洲的富商巨賈和公子哥兒們，在那裏揮金如土。貝朋諾每天下午和晚上空下來，就在咖啡館裏送信當小差役。這十三歲的孩子聰慧過人。有一次，有一位皇太子叫他送一封信覆的情書，後來給他一張一百法郎的鈔票做酒資。不久，雷尼·貝朋諾一星期所得的酒資，竟超過他父親三個月的薪金了。

貝朋諾告訴我說：「我從來沒有看見這麼多的錢！這樣的揮霍無度！我所認識的人，我的父親、祖父和祖母所認識的人，都努力工作掙錢，用得很節儉。他們爲要省錢而犧牲了許多享受。在十三歲的時候，我看到了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，一個奇異的社會，在那裏大家不必工作，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，不必犧牲任何的享受，拼命花錢，生活在香檳酒、絲織品、香水、首飾，放浪形骸的境界裏，叫我感覺到刺戟得不可名狀。」

一個晚間過着那種生活的少年，白天是無法做好學生的。他時常瞌睡。當他不瞌睡的時候，他的腦中

時常轉着一個念頭！他以為繼續讀書，結果充其量也不過在商界找到一個學徒的職位，所得的工錢，祇及他現在在死老鼠咖啡館所得的一小部份。當他十五歲的時候，他的叔父的意見完全和他相同。他那替男女客人遞送情書和安排幽會的差使，做得異常得力，這跟夜總會生意的興隆，也許大有關係。

可是當他的父親發覺他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，異常震怒。他希望他的兒子好好地受些教育，然後再受技術訓練；他希望這孩子將來在鐵路上服務。當他有一天告老退休的時候，他希望把巴黎奧良快車的職務，交給自己的兒子做。雷尼的父親和叔父爲了這件事大大地爭吵了一頓，雷尼有許多時候沒再見到他的父親。

在白天裏，有些老主顧在死老鼠咖啡館會晤。他們不是玩牌，就是賭賽馬注。雷尼替他們把錢送到跑馬場去，要是那些馬跑贏了，雷尼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佣金。有一天，有一班老主顧說他們得到了一些秘密的消息，所以特別對一匹冷門馬下了一筆大賭注，如果這匹馬得了錦標，他們就可以贏二十倍的錢。

當雷尼把錢送到跑馬場去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勸他說，「這等於把錢白丟了。別那麼蠢！不如把錢擺在自己的口袋裏。別去下注了。那匹馬一定會跌倒，不然就是跑末了一名，那些錢不就是你的了嗎？何必去送給跑馬場老板呢？」

雷尼算算那些賭注，計共二千二百法郎。把那些錢再送去給已經發了財的跑馬場經理，不是太沒意思了嗎？於是他就把錢放入自己的口袋裏，沒到跑馬場去。

不幸那匹馬竟跑得錦標。貝朋諾說：「那一晚我沒再回到死老鼠咖啡館去。我就是拿馬來，也不够賠出二十倍的錢。我也不敢去向叔父承認我沒去下那些賭注，而故意把那些錢的街上走來走去，走了一整晚，想要想出一個辦法來。最後，到天快亮的時候，我可以用賠補他們。因此我就從後門偷偷溜進死老鼠咖啡館。當我想要解釋的

他從我手裏把那些錢奪過去，用老拳向我頭上亂打一頓。他用一串沉重的鎗橫禍突然飛來，使我心慌意亂，我逃走了。」

這一天也正是世界大禍降臨的一天。巴黎的街上，到處是一羣羣的人，在緊張地讀着。有一個貝朋諾從前的同學，手執報紙，急忙忙地衝上前來對他說：「宣戰了！我們要鬥了。我的父親已經加入志願軍了。你看！」那同學喊着，指着前面街上說，「那裏就是志願軍登方，你看那隊人增加得多麼快！」

兩個同學快步走向募兵處去。在近應徵行列前面的地方，雷尼看見自己的父親也在那裏。他在那裏特別引人注目，因為他的鐵路制服壓得很平，鈕子擦得發亮。他儼然像個將軍。雷尼走上去要跟他招呼，請求他寬恕。他不知道父親可會知道他沒下賭注的事，可是他要告訴他，請他原諒。他要答應回學校去，努力攻讀，照他父親所希望的去。

當雷尼伸手要去摸他父親那織着金邊的衣袖的時候，他的父親突然喊道，「給我滾開！滾開，賊！」貝朋諾追憶當時的情形說，「行列中的人都轉過頭來看我，可是我父親的眼睛還是朝前直望着，臉上充滿着沉痛與忿怒的表情。我想那些志願軍一定沒有人料想到我們會是父子的。我儘可能快步走開了。」兩天以後，雷尼·貝朋諾站在一間小旅館的陽台上，看軍隊列隊從街上走過，開到一個集中的地點，好讓大汽車把他們載到前線去。貝朋諾的爸爸走在一個分隊的前面，身體直挺，兩肩朝後，兩眼向前看。他已經不是巴黎奧良特快車的總稽查了。

貝朋諾輕聲告訴我，「我望着他的背影，直到消失在兵士的河流中，我突然感覺孤寂起來。我感覺非常的孤寂。當時的巴黎，有許許多多的人感覺孤寂，但是我不相信有一個像我一樣孤寂的青年。」不到一個月，雷尼·貝朋諾也是一名兵士了。他告訴我說，「我還沒到十八歲，可是我儘量站得很

直，把胸部挺出。那軍曹極歡迎應募者，所以並沒十分注意我的年齡。我是另外一個會開槍的人。」

關於戰爭，他說，「戰爭真可怕。但是要是跟我後來的遭遇相比，那簡直不算一會事。我和成千成萬的無名英雄一樣，奉令作戰，奉令衝鋒，多數的時候嚇得要死，不知道前頭會不會有子彈飛來，不知道幾時才輪到我死。對於我所殺的人，我設法不把他們當一個個的人看待。我跨過他們的屍首時，故意把眼睛轉開。我們開入比利時，不斷地有新兵來補充陣亡的將士。當我們正要比利時的魯雷從德軍手中奪回的時候，我被擢升做第四十聯隊的伍長了。五小時以後，我們接到停戰的消息。」

當他從軍的時候，他注意到一張招募陸軍的佈告，於是在戰事停止之後，他便到敘利亞去當伍長。一九二〇年夏天，他因患熱病被送回國。同船十四個患病的軍人祇有五個安抵馬賽，其餘的都中途病逝了。

他被送到克拉馬的博施醫院去醫治，在療養期間，他與該院的年輕女護士莉妮熱戀了。他們決定在退伍以後，雷尼找了一個職業，然後結婚。一九二一年二月底，他出院了，立刻到復員辦事處去正式退伍。於是這二十一歲的公民雷尼·貝朋諾，又在巴黎的街上走着了。第一天晚上，他在一家小旅館裏過夜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就開始找事情了。他填了許多履歷表和應徵的表格，可是整天沒找到事情。黃昏的時候，他到醫院裏去陪莉妮回家，滿心覺得慚愧，幸虧莉妮鼓勵他，叫他不必灰心。

可是十天過去了，還是找不到事情。他當兵的時候所積蓄的一點錢也都用光了。他聽說百善生城有一家菜館需要洗碟的人，就趕快去應徵。每天工資八法郎，供給膳宿。他在那烟氣瀰漫的廚房裏做了十天，把每一分錢都省下來。第十一天晚上，他發覺菜館的抽屜裏有不少的錢。

於是，貝朋諾說，「我看了一看我用整天的血汗所省下的幾法郎。這些錢不啻維持我一星期的生活。當經理在別處忙着旁的事情的時候，我就伸手到那開着的抽屜裏去，拿了銀包塞入我的襯衫裏。門外有一輛摩托腳踏車。我跳上去就開，沿公路開了整晚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把那輛車丟在巴黎城外，袋裏帶着四千元法郎去買東西。我買了兩套質料很好的西裝，改得完全合身。我又買襯衫、領帶、襪子、內衣、鞋和帽。

我買了一隻手提皮包，把不能穿的盛在裏面。

『我去找莉妮，我們一起歡笑了一會兒，好像我在醫院裏的時候一樣。我找到了職業，她似乎很爲我快樂。我現在換了新衣服穿，她說很好看。她說明天晚上，我應該到她家裏去，讓她的父母看看。可是我害怕了。我所做的事情叫我的良心越來越難過。我犯了盜竊罪，我是一個賊！警察恐怕已經在偵緝我了。我不願意這種可恥的案件牽涉到莉妮。我不願意讓她曉得我是賊。我有兩天沒有出過旅館的門。第三天，我寫一封信給她，告訴她說我被派到城外去，然後趕快到火車站去。我上了開到南特城去的火車，我坐在三等車廂裏，儘量避免人家的注意。』

當時的南特城是一個繁華而時髦的勝地。貝朋諾利用他那本記載許多的功勳的軍隊記錄簿，跑到一間職業介紹所去求職，這職業介紹所正好有些時髦的主顧，於是在三小時內，他就到唐德茂公爵夫人的朋愛里別墅當一名侍者了。

『我經過了這許多年的刑罰與改變，』貝朋諾當我們坐在崔尼達兵營裏的時候說，『現在回顧我的年青時期，我不曉得當時是不是我命運的轉捩點。不過我想不是。我想當我的母親離開我父親到俄國去的那天，我的命運就開始轉變了。我在那別墅裏假使好好地做下去，我應該可以有一個長期的，相當舒適的正當職業，也有一個好機會可以與百善生的竊案完全隔絕。是的，我還可能與莉妮結婚。唐德茂公爵夫人是一個溫和的主人。替他做事的人，沒有一個工作過度的；我們時常有空閒的時候，可以到海灘或其他的貴族的備工遊樂的場所去玩。可是我把那侍役的差使當一種苦工，把我穿傭僕的制服當一種苦事，我對於我的職業逐漸感覺不滿了。』

『我在那別墅裏才祇做一個月工的時候，我看見公爵夫人的化裝桌上有一個盛珠寶的紅色皮盒子。這有一包錢，是送來預備第二天到別墅中僕役的工錢的。我拿了那些錢和珠寶，跑到僕役的宿舍裏去換了衣服，趕快乘火車到巴黎去。第二天早上，當我寄了一封約莉妮秘密在巴黎與我相會的信，從郵政局出來的

時候，我發覺有兩個便衣警察走在我的身邊。他們說我已經被捕了……」

後來他被送上法庭，判處在法屬幾安那受八年苦役。沒多少時候以前，在同一個法庭裏，還有兩個犯人被控。一個是法屬幾安那的副監理高模，因甜酒案被控非法牟利四百萬法郎；另外一個名叫費格蘭，因將劣質軍需品供給法國陸軍，被控非法牟利六百萬法郎。可是這兩個大犯人有許多律師替他們辯護，也有許多有財有勢的朋友替他們緩頰。他們終於被開釋了。

貝朋諾聞判不服，當場指責法官判決不公，可是被兩個身材高大的法警抓住雙臂，腳不着地很快地把他挾到拘留所去，把他摔在地上，扣上手銬。於是這年紀還未到二十二歲的雷尼·貝朋諾，走上到惡魔島去的路了。

當他把那油紙包的稿件封牢的時候，我說，「這些你在法屬幾安那的生活的稿件和文獻，爲甚麼不讓我替你安安穩穩地寄到美國去，找一間書店替你出版呢？你要真正得到永久的自由恐怕是不可能的。你也許在海面遇難了，也許在不友善的地點登陸，你就会被捕送回凱因去。」

貝朋諾說，「這一次我一定會達到目的的。我會平安到達美國，我要親自把這稿件帶去。」

十二個月以後，我在巴拿馬的森林裏，看見有一個身材短小的人拿着一個大捕蝶網在前面走。他停下來看我一會兒，好像不知道該不該逃的樣子。我認得出他是誰。我就喊道：「雷尼·貝朋諾！恭喜恭喜！」

「還沒有呢！」他回答道，「巴拿馬祇不過是到美國去的半路。我走了一年才到這裏呢！」

我問道：「那些跟你一起在崔尼達的同伴呢？」

他說，「現在祇剩我一個人還有自由了。」

我聽了他這一句話，看着他那瘦削疲乏的臉和身體，我不禁想起這一年來，在我和全世界大多數人看來，不過是平平常常的刻板生活，可是在他一定是一個駭人的噩夢。他從崔尼達到巴拿馬，竟整整花了一

年工夫！當時我們坐在他那捕蝴蝶的小草屋前，遠離文明的社會，據他說，那地方離開他跟未開化的印第安人同住的赤谷村十哩。我再度請求他讓我把他的文稿安全地帶到美國去。我說，『你不能夠帶了那三十磅重的稿件穿過中美洲。你還得經過巴拿馬、高斯達黎加、尼加拉瓜、宏都拉斯、薩爾瓦多、危地馬拉，和墨西哥，這些國家的邊境，都是戒備嚴密的。你沒有護照。你又是一個逃犯。你想做的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讓我把這些稿件帶到美國去出版吧。這是一部驚人的文獻，一個非常的故事。出版人或許可以幫助你取得永久的居留權與自由。』

他很客氣地說，『我再度向你表示謝意。可是我想我辦得到的。我要親自把這文稿帶到美國去。我在地獄裏挨了十五年。如果我能抵達美國，我也許不但可以終止我自己的痛苦，而且也可以終止成千成萬別人的痛苦。要是我在甚麼地方被捕了，要是他們好像要把我送回法屬幾安那的樣子，那麼我一定先拿這稿件寄去給你，然後自殺！』

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看見他了，我以為這個受了十五年苦難，花了十五年心血去描寫的非人道的故事，一定消失在森林裏或海面上了，連作者也以身殉之。我以為除了我以外，沒有人有機會讀到這篇稿了。可是我錯了。雷尼·貝朋諾經過二十二個月超人的困難與驚人的冒險，最後終於抵達美國。他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，由一國越過另一國，可是他的文稿始終安穩地用油紙包裹着。

他這一部流犯餘生記由他從文明社會被放逐說起。內容描寫惡魔島、皇家島、聖約瑟島，這流犯殖民地的首邑凱因，以及過着非人生活的流犯，犯人在軍人黑牢中發瘋，比死亡更可怕的生活，比幻想更可怕的死亡的故事。作者現在年三十八歲，形容枯槁，幾乎變成瞎子，沒有牙齒，患沉重的壞血病和熱病，他恐怕不久人世了。他說他希望這本書的出版，可以完成一件任務。他衷心地希望此書會使法國終於廢除法屬幾安那流犯殖民地制度，不再把犯人送到那不見血的斷頭台上去受苦。威廉·賴伐爾序一九三七聖誕節

第一章 沒有女人的世界

在監獄裏住了兩天以後，我被解到百善生去，爲那車站餐室的第一次竊案受審。在那裏，法官判我監禁一年；我到那裏去出庭，不過是一種法律上的手續，這徒刑是合併在那八年的苦役中的。

被判到法屬幾安那去受苦役的囚犯，普通先解到拉羅賽附近一個島上的集中監獄去，在那裏等候囚船。要到集中監獄去，得先乘鐵路上的囚車，車中都是三尺寬四呎長的小囚籠。每個囚籠關犯人一名。犯人的脚，用一隻小槓子和足鏢牢牢地鎖住。鎖着的門上有一個滑動的嵌板，食物就由這洞中遞入。每輛囚車有武裝警士三名。這些囚車附掛在客車和貨車的後面，由全國各地集中到拉羅賽來，沿途有監獄的地方，都被判到南美洲流犯殖民地去受苦役的犯人，解送到囚車上來。

當囚車開始向拉羅賽作其紆曲的旅程的時候，車上祇有一個犯人；狹長的迴廊兩邊，各有十個囚籠，我被鎖着，沉默地坐在其中的一間。下一站是巴斯德的故鄉亞浦城。有兩個警士到監獄裏去帶來一個犯人，把他關在我對面那個囚籠裏。一個警士喊道，『不許講話！不然我就把嵌板打在你們臉上，叫你們透不過氣來。』說完就走到車尾去，那裏有另外兩個警士在燒飯。

我開始偷偷地和新來的犯人輕聲講話。我隔着嵌板看出他的臉是冷酷的，有深的皺紋；他名叫賈利，因偷竊罪被判徒刑五年。他告訴我，他曾坐牢多次，曾作軍事犯在非洲的監獄中關過六七年。

接着囚車停在朗勒索尼；我們半夜才到，警士把我們解到城裏的監獄內，把我們關在囚牢裏。第二天早上我們動身的時候，又添了犯人兩名。其中一個名叫鍾乃利。他因犯強姦七十歲的老婦罪被判苦役十年。他說他並沒犯這罪。他說他在農場上做工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喝醉了，於是偷偷地跑進一間屋子裏，想找個地方睡一睡。那老太婆看見他進去了，就大聲呼叫；他叫她別大聲嚷，他說他要跑開，可是那老太婆却

叫得更響了，於是他就捉住她，用手掩住她的嘴，他們掙扎着，兩人都跌倒了，因為他已經喝得爛醉。事後他把她放在地板上，逕自逃去；第二天早上，警察把他逮捕了，他把事實的經過告訴警察。可是他們不相信他說的話，因為那老太婆的腿上有許多抓破的傷痕。這犯人也進過非洲的軍事犯監獄；他跟賈利一樣，週身都刺着花，這在我看起來，好像很野蠻古怪似的。另外一個犯人名叫穆四。他因屢犯竊案而被判苦役十五年。他是一個退伍兵，他說他得過多次勳章，他有好幾種機械發明的專利權。他告訴我們說，他這次因為要得到一筆錢，做他一種新發明專利權的本錢，所以犯竊案被解到幾安那去。

下一站是迪宗城，又有一個名叫雷西卜的犯人上車。他年紀五十五歲，因誘姦自己兩個未及十七歲的女兒而被判徒刑八年。他是一個性慾變態的人。

後來我們到夏龍緒森城，在監獄裏被關了兩天。我們每人分住在一間牢房裏。第一天，正當我焦躁地往來走着的時候，上面突然有沉着敲擊的聲音。我對自己說，『一定是上面有人在向我打電報了。』於是我把拾起靠在壁角的壞掃帚，用掃帚柄朝天花板上敲擊着作為回答。上面又敲了許多下，表示聽到了我的答覆。我仔細地聽，不久就發覺上面用的是一種很簡單的電碼，依着字母的次序，A字敲一下，B字敲兩下，一直下去。

『你是從那裏來的？』

『巴黎。』

『判多少年？』

『八年苦役。』

『爲甚麼？』

『偷竊。』

『你偷甚麼？你有很多贓物，很有錢嗎？』

『不。我偷一個項環，可是還掉了。』

『以前坐過牢嗎？』

『沒有。你是誰？』我敲着問。

『我因私帶高根被拘。你叫甚麼名字？』

『雷尼·貝朋諾。你呢？』

『嬌姬。』

嬌姬！上面牢房裏原來是一個女人。

『你幾歲了？』我問道。她也許是搜查麻醉品時被捕的一個蓬頭亂髮的醜婆子呢。

『十八歲。……』

正在這時候，我聽見我門上開鎖的聲音。我來不及把那掃帚推回壁角裏去。門開處，警士喊道，『原來是你在敲！要是你喜歡吃乾麵包，還有許多牢房空着呢！』我一聲沒響，他用力把門關上。

那天下午，有一塊小石頭跌進我的牢房裏。我拾起來一看，外面有一小張紙包着，紙上寫着：

『親愛的雷尼——你要到流犯殖民地去，運氣真壞，可是別灰心。你會逃出來的！我在等出庭，大概總要被判一兩年徒刑吧。你有香烟和火柴嗎？替我紮一小包，爬上你的窗口，我會給你一個暗號，叫你在甚麼時候丟下來。可惜我不能在地板上鑽一個洞，不然一定很有趣的。嬌姬。』

我把烟草，烟紙，和火柴紮成一小團，縛在那塊小石頭上。我爬上窗口的鐵柵格上。我看見下面的空場上，有十五個女犯人在緩步兜圈子散步，有一個女警士坐在邊上監視着。我很快地就找出那一個是嬌姬，因為她一看見我在窗口，馬上就向我作暗號。她用手指出我該拋那塊石頭的地方，可是作暗號叫我等着。我看見她向一個女犯人說話，那女犯人就走出隊伍，去跟那女警士講話。就在那一瞬間，我拋下了石頭。我看見她把那石頭擡起，藏在罩衫裏。笛聲響了，空場上的散步終止了。她用指尖丟一個飛吻，後來

我看着她，和別個女犯人消失在一個門裏。

那天晚上，她又向我『說話』了：『我在吸煙。真不錯。你真是可人兒。我猜你一定很會戀愛的！一千個吻。明天我再在空場上見你。』可是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時候，我牢房的門開了。囚車要繼續開行了，我沒再聽見或看見過嬌姬。

囚車上來了三個新犯人。我看見他們的第一個印象，以為他們一定是要被解到感化院一類的地方去的，因為他們都很年輕。可是在點名的時候，他們的名字和罪狀都宣讀出來，他們都要到法屬幾安那去受五年苦役，我覺得非常奇怪。他們的名字叫做裘麟，羅爾，和馬里斯。有一次，他們一起到附近某村去狂歡，喝了太多酒。回家的時候，路過一間已經歇夜的酒店。他們覺得興猶未盡，想再喝一點，所以就大聲敲門。沒有人應門。於是他們破戶而入，自動拿架子上的酒來喝。店主聽見他們的聲息，穿着睡衣下樓來看甚麼一會事。他們言語上發生了衝突，在口角的時候，他們就動手打那店主。他們看見店主跌下去的時候，頭上碰到了甚麼東西，因為店主爬起來的時候，頭上出血了。於是他們害怕起來，逃走了，袋裏帶着醉中從酒店收錢機上取出的幾百法郎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們都在家裏被捕了。他們立刻還了錢，被送入監獄。那店主兩三天就出院，他祇不過因跌倒而受輕傷而已。檢察官把他們送到亞采斯省法院，控告他們以盜劫傷害罪，要求法官判他們到法屬幾安那受五年苦役。裘麟才十六歲，羅爾和馬里斯才十七歲！要是在巴黎，最多也不過判他們幾個月的監禁，說不定就把他們放回家去。他們並不是壞孩子。他們從來沒有離開故鄉。歐戰的時候，他們的父親上前線去，他們就管理農場上的事。環境迫使他們和成人一樣地工作和生活。他們還沒懂得負責任，就學會喝酒上酒排閒去。可憐的青年人，不到一年工夫，流犯殖民地把他們三人全殺害了。

下一站是都爾，在那裏我們的第九個監友上車。他名叫莫理士·哈伯，是一個二十七歲的年輕的人，跟我一樣是巴黎人，他因犯竊案被判苦役十年。囚車繼續沿途到處收新犯人，兩天以後，囚車終於在拉羅

賽結束它的旅程。在那裏，我們都被解出囚車，一起被關進一間大牢房裏。

有些地方可以走走真好，特別是經過那些冗長的日子，在囚車上直坐着睡覺，現在可以全身臥下了。我祇有兩塊木板可以睡，可是至少我伸得直身體！

我們九個要被解到法屬幾安那去的囚犯，現在頭一次聚集在一起了。很自然的，我們對於彼此都發生興趣，因為我們都要搭上那隻有名的囚船。對於自己每個人，都有些話講，總為自己辯護的話，說法官對他判得太重了。關於這一點，往往也不無相當的理由，因為在戰後法國那混亂的幾年，法院總是太嚴，動不動就把犯人送出洋去，不管他們該不該受這種嚴重的刑罰。在我們當中，賈利話說得最多。因為他已經過慣了監獄生活，講了許多非洲監獄的事，他說非洲的監獄有許多地方是和幾安那的流犯殖民地相同的。他講的大多是關於獄中的道德習慣和性的行爲。照我看來，這是所有的犯人生活上和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惡習。他所說的話和所講的故事，顯然是指着獄中三個少年犯人講的，這使我不能不自己想了想。我現在在這裏，是一個犯人。我該怎麼辦呢？我從來沒有被追單獨在男人當中生活過。我將要過一種在我需要女人的時候，也沒有法子看見或得到一個女人的生活。我腦中充分明白其深刻的意義。我充分了解人生，也知道男人和女人所過的變態性生活。可是我以前以為這是各人自願的，沒想到由事勢壓迫使其不得不然的。在巴黎的時候，我也認識一些性慾變態的男人。我沒有跟他們相同的地方。可是他們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他們個人自願的。我的生活方式，也是我的道德標準所選擇的。可是現在我要到一個沒有女人的世界去了，在那裏，我要過長八年週圍祇有男人的生活。

當我聽着賈利所講的變態性慾的故事的時候，其重要性第一次衝進我的理智中來了。理智向來是使我生存的主力，現在開始在工作了。當時我們大家睡在那淒寂空虛的監牢裏的木板上，我的腦子開始分析我的前途了：我愛一個女子，爲了要跟她白髮偕老，我很愚笨而幼稚地犯了罪。可是她活潑美麗的印象，始終深印在我的腦海中，爲了想跟她在一起，我一有機會就要逃。我被家庭驅逐了，沒有別人可愛，所以她

是我的性命。現在給我希望和力量的，祇有一點：就是我要回去找她，證明我是值得她愛的。

可是這一天晚上，在那監牢裏，我約略知道我前途的真相了：我要被放逐去過一種艱苦的生活，在那裏，我的周圍祇有男人，那些男人，也都和我一樣，被過一種長期的不自然的生活，他們受了性慾的刺激，可是沒有機會可以用正常的方法去滿足它，我開始問自己了，我要怎樣去應付這種環境呢？我所愛的女子的印象，會支撐我，直到我回去找她，直到我回到我被逐的世界的時候嗎？回到男人不被迫過反常的生活，可以照他的意志去自由生活的世界裏去！這是我所煩慮的問題，但是我已經決心儘速逃出幾安那，這給我一些安慰。

裘麟睡在我旁邊的木板上；他對我已經有了相當的信任，因為我衣服穿得比其餘的人好一點，也跟他一樣是年輕的人，樣子也不兇狠。他不肯相信賈利所說的變態性慾的故事；他甚至明明白白地講不相信，可是鍾乃利却證明這種事情是真的。裘麟對我說，『我情願死也不願意過那種生活。』這些故事使他感覺到自己的年輕了。那天晚上，他睡在我和穆四的中間。穆四也成爲我的朋友了，因為我們互相了解，同樣想逃走，我們約好一有機會就一起逃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們被鐵鏈鎖在一起，由憲兵押着，走過拉羅賽城，上了一隻要開到聖馬丁得利去的渡船。船上的乘客用好奇的眼光來看我們，有些指着裘麟和他的兩個同伴在討論着，一定是因爲看見他們年輕的關係；有幾個女人向我們揮手，祝我們幸運，向我喊再會！這些女人的職業使她們對我們表同情。渡輪共駛一小時：當渡輪開到海面的時候，憲兵把我們的手鐐解去了；有一個水手問我們要不要香烟，這時候一個憲兵叫我們盡量吸，因爲監牢裏是不許抽烟的。莫理士·哈伯說，到監牢裏去的時候，我們的衣服要被拿掉的，於是我們紛紛把外衣和領帶跟那個水手掉換香烟。當我們要登陸的時候，鍾乃利偷偷地帶一團香烟放進嘴裏去，低聲說，『還够我抽三四天！』

我們到了聖馬丁得利的監獄。我們經過一座大吊橋，進入一個大空場，有一隊非洲土兵駐紮在那裏。押我們的憲兵在一個高大的門上撒了一下鈴，有一個頭出現在滑板後。接着門開了，我們就進監獄裏去。警長向那憲兵接過名單，喊我們的名字，事後就在名單上簽了名。我們就脫離了憲兵的解押。

有一個警士把我們領到一個小空場上去，有另外四個警士站在那裏等着。這些警士命令我們從頭到腳把衣服脫得精光。然後每一個警士叫我們中間一個到他面前去，大聲喊道：

『高舉雙手！』

『張開嘴巴！』

『把舌頭伸出來！』

『轉過身去！』

『展開雙腳，彎下身，彎下去，再彎下去！』

『咳嗽！再咳，再咳。』

在叫我們每個人彎身咳嗽以後，檢查員帶了橡皮手套，把一隻手指伸到我們的直腸裏去。沒有發現甚麼東西，就讓我們過去。

賈利低聲告訴我，他們在檢查我們有沒有肛門塞。法國犯人往往用鉛製的圓滑小空管，約八公分（三吋）長，兩公分（四分之一吋）直徑，中間可以分成兩半，互相旋住，把錢或其他貴重的小東西放在裏邊，塞在肛門裏，以作夾帶的工具。這種肛門塞是不能用會生鏽的金屬品做的，因為對用者的身體有害。有些比較考究的是用金或象牙做的。

我忽然聽見拍的一聲，趕快轉過眼去看，老鍾乃利把手按住頰上。原來是警士發現了他嘴裏夾帶的那團烟草！

檢查完畢以後，有一個犯人拿了一大捆的囚衣和笨重的木底鞋來給我們。一個警士把我們帶進監獄的